

怀故人

我的西边姥爷

戴发利

一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，父母是村里一起长大的同龄人，所以我的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都是本村人家。

但是，村里有两家人，我要称“姥爷、姥姥”。根据两家房子的位置，我把住东边的称“东边姥家”，住西边的称“西边姥家”。

东边的是亲姥，西边的不是亲姥，小时候我却一直住在西边姥家。西边姥家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母亲小的时候，被东边亲姥家过继给西边姥家，在她家长大、出嫁。

那时候，爷爷长年在东北大连工作，奶奶一人拉扯着包括父亲在内的三个孩子过。在那个年代，一年下来不仅分不到粮食，还要欠集体的账。有一年，生产队分完粮食，只剩下奶奶拎着空荡荡的袋子，领着三个儿子在街上哭，因为家里要“断顿”了。这时，父亲的一位叔辈送给奶奶半袋粮食以渡难关。父亲一生无数次谈及此事。

父母结婚后，与奶奶一家子一起住，先有了我，两年后又有了弟弟。母亲说，我在襁褓时，她缺营养没奶水，奶奶就用稀玉米汤抹在我的嘴上让我嘬着舔。

西边姥家没有大家大口的负担，条件好一些。西边姥爷还是一名老共产党员、村干部，我一直珍藏着西边姥爷的两个证件，一个是“农村老干部退休证”，一个是“老党员定期生活补助领取证”。

在奶奶家吃不饱，母亲就抱着我隔三岔五回西边姥家找点吃的，防止把瘦弱的我饿坏了。西边姥娘是一个性格强悍、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看到母亲和我进门，先是皱着眉、拉着脸，毫不客气地数落着奶奶家的所有人，嫌他们让母亲和我受苦了，同时又一时刻不耽误地起身去灶台烧火做饭。做好饭后，捧捧打打地放在桌上，让母亲喂我吃。母亲边听着她的训斥边喂我，边吧吧嗒嗒地掉眼泪。

姥爷在一旁看着，不言不语，默默地吸着旱烟袋。趁姥娘说累了，他把旱烟一掐，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盯着我看，然后说：“我都打听好了，托人能给孩子买到炼乳，不能再天天喝米汤了。”姥娘一听急脾气上来了，说：“还等什么，赶紧去买！咱家吃糠咽菜、吃不喝也不能饿孩子！”

这些事情都是我长大后父母偶尔提及的，姥爷姥娘从未在我面前说起过。

于是，姥爷去公社、县里开会、办事，请人帮忙买炼乳便成为他极其重要的任务。有时候外出回来已经半夜了，他便敲开奶奶家临街的后窗户，从窗口把炼乳递进去，让母亲赶紧喂给我吃。

随着母亲不断回来找吃的，随着弟弟出生，随着我稍微大了一点，姥娘有一天“忍无可忍”地对母亲说：“把孩子留下，我养着，你回去吧！”强势的姥娘不容许母亲说什么，就把她“赶”走了。

从此，同在一个村，我在姥家住下，与父母并非隔山隔水，随时都可以见面。后来，父亲去工厂上班，每天下班骑自行车回家都要先经过姥家，放下车

子进来看看，每次发工资赶紧拿出一部分放在姥家桌子上。

随着奶奶家条件慢慢好起来，父母单独盖了房子，吃不饱已经不是我在姥家住的理由了。父母跟姥娘商量让我回家住，但姥娘坚决不同意，或许她内心已经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了。

二

我上小学之前没有幼儿园可上，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便是在姥爷的“老头队”里度过的。姥爷从村干部位置退下来后，村里成立了“老头队”，由八九个年龄偏大、不能跟年轻人干活拼体力的老头组成，干一些村里安排的看山护林、田间地头修修补补等相对轻松一点的活。姥爷是“老头队”队长。

每天吃过早饭，“老头队”的队员们便迎着朝阳出门，扛着锹、提着篓，在村里村外、山上山下转悠。姥爷总是走在最前头，后面跟个蹦蹦跳跳的孩子，那就是我。

村集体象征性地分点活让他们干，所以我一直觉得“老头队”干的活没有他们抽的烟、说的话多。

他们干一会儿歇一会儿，天冷了抽袋烟热乎乎，天热了抽袋烟凉快凉快。他们干活，我在一旁赶鸟捉虫玩得不亦乐乎；他们歇着抽烟，我便凑过来听他们天南海北地谈古说今。一帮老头，一生风雨、一身沧桑。没见过他们走南闯北，可说的人和事全是走南闯北的。那些我听得懂、听不懂的事情深深地吸引着我，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有多少真多少假、有没有添油加醋或吹牛编造。多么神奇啊，于是我知道了村子之外还有更广、更大、更远的世界……

晚上回家，夏季和冬季的生活情境截然不同。夏天，吃过晚饭家家户户提着凳子，或铺着席子在门口坐着纳凉，天上是缀满繁星的黑色夜幕，门前是月光映衬的、泛着银色光波的哗哗小河，远山如黛，闪闪的萤火虫飞来飞去。姥爷出门之前先在屋里点上一种叫“山胡椒”的草，冒着烟熏蚊子。然后他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踏进河里用河水冲凉。他个头中等，一身古铜色的肌肤，结结实实，绝无松松垮垮的皮肉。冲凉后，他和姥娘、我坐在席子上同邻居说着家长里短。邻居有的把收音机抱出来听，里面滋滋啦啦的信号并不稳定，不远处还有拉胡琴的，曲调都是家乡的吕剧。

冬天的夜晚，天寒地冻，漫漫漆黑。农村人不舍得烧煤生炉子，唯有把炕烧热乎，一家人在炕上坐着，披衣盖被取暖。灶台旁的水缸一个冬天都结着很厚的冰。天刚黑下来时，点上煤油灯，在炕上吃过晚饭，姥爷姥娘便开始剥玉米、剥花生，用一个大大的簸箕装着，一干一晚上、一干一冬天。陪伴我们的是安在头顶上、门框旁的广播，播着县广播站的节目，我那时对评书着了迷，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听得头头是道，有些故事能够滚瓜烂熟地讲述出来。广播结束了，当晚的活也干得差不多了，姥爷便戴上花镜凑在煤油灯下给姥娘和我念书听，古书有《隋唐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，新书有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等。或许在那间小屋、那冬季的长夜，如豆的灯光下，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悄

悄地播下了文学的种子。

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我就离开姥爷的“老头队”，踏进了村里的小学课堂。令人心痛的是，我上三年级的时候，姥娘突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不能动弹，一年后撒手人寰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姥娘走的那天晚上，姥爷在外屋握着一条毛巾无声地一把一把抹泪，然后把一杯烧酒一仰脖喝了下去……

三

姥娘走了，家里没有了女主人，我也就结束了在西边姥家的生活，回去跟父母住了。姥爷则继续在他的房子里住，但是每天去我父母家吃饭。

此时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村开始，因为父亲外出上班，家里的责任田耕种任务又落到了姥爷身上。

干了几几年悠闲的“老头队”，他又开始重新出力流汗、起早贪黑精心摆弄庄稼地。那些年，我中午放学回家，总看到他干活回来，坐在家里的简易布沙发上，面前是一张饭桌，母亲给他做好饭，他吃着，还有一个小酒盅，边吃边滋啦喝上几盅。夏天他会习惯性地光着膀子，还是那一身有光泽的古铜色肌肤，紧致有棱的肌肉，微微渗着汗珠，一头黑白相杂的短发，话很少。

放假了，我跟他去地里干活。他永远是稳扎稳打、气定神闲地干着，且速度很快，一看就是会使巧劲的老把式。我在他身后或地头边干边玩，他也不指望我能帮他啥。

一阵阵微风吹过，田野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和他有节奏的干活声。

长大后，当我看到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总是突发奇想，觉得书中爷爷和翠翠之间的那种感觉，与姥爷和我之间那种感觉有些相像。

再后来，随着我们屡屡搬家，姥爷也就开始跟着我们四处迁徙了。

我们先是搬到了父亲工作的工厂，工厂有南北两个厂区，我们一家住北区三间临时宿舍，姥爷在南区传达室看大门，那里也是他的宿舍。

去了不长时间，他的传达室就热闹起来了，尤其是小青年，下班都愿挤到传达室里。他们发现，这个老头很好，就像长辈一样。母亲给他准备的水果、零食，谁去他就分给谁；工人上班带的饭菜，他都在炉子上给热着，相处时间长了，有时候还自己到附近的集市上买点吃的给他们做，改善一下伙食。

母亲知道后，问他，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他走后，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说，你姥爷这一辈子呀，就是喜欢孩子。

时间到了2000年，一场大病带走了父亲，工厂很快运转不下去了。弟弟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去北京做生意，母亲只好去北京帮他照顾家和孩子。

此时的姥爷已经真正年迈了，从古铜色的壮汉变成了一个颤巍巍的风烛老人。

姥爷只能跟着我走。那时我在县城工作、安家，刚有孩子。

他不去我家住，理由是我家住五楼他爬不动，其实他是怕去了给我们带来不方便。无奈，我给他附近租了一

间房子。几年后，看到我和妻子工作都忙，我经常加班、出差，有时几天不回家，妻子上班也是起早贪黑，孩子一直由岳父母照顾，姥爷又提出去老年公寓。

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，同意了，那里毕竟人手多，随时有个照应。

在老年公寓，我每周去看他两次。过年过节或周末，我就把他接到岳父母家吃饭。岳父母也是热心肠之人。2005年春天，姥爷的身体情况突然急转直下，越来越虚弱，去医院又查不出有什么具体问题。

他最后那段时光，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他，坐在他的床边，看着他混浊而迷糊的眼神，就想起了从小到大他看我的眼神。那时，我只要一跟他说话、喊他一声“姥爷”，他永远是用一种极其慈祥的眼神看我，那慈祥，都能把你融化了……

记得上初中住校，周末回家他总在村头等我，用这种眼神迎接我；领我到山上干活、到集市上赶集、在外面买点好吃的带给我，用这种眼神看我；我工作后听我谈起工作上的事情，用这种眼神看我；我的孩子出生后，他用这种眼神盯着孩子看，久久不肯挪开……可现在，他的眼神里什么也没有了。

那一天，他走了。我是在床头看着他走的，他一句话、一个眼神都没力气留下……

叶落归根。姥娘与姥爷天人相隔二十四年后，终于团聚了，在村南那片向阳的山坡上入土相拥长眠。那山坡，俯瞰田园沃野，一泓碧水清波，阵阵长风回荡，那是姥爷一生勤恳劳作的土地……

直到今天，每当我与弟弟回老家祭奠先祖的坟茔，回来时母亲第一句话就是问我：“你姥爷姥娘的坟地去了？”这句话，我回老家几次，她就问几次，一次没缺。

四

时光荏苒。当年的一家人，如今爷爷、奶奶、西边姥爷姥娘、东边姥爷、父亲都去天堂了。

这人间的缘分啊。

奶奶那边，爷爷老了疾病缠身又回到老家，奶奶给他送了终；奶奶自己整个中老年时期一直被糖尿病和带状疱疹折磨，痛苦不堪，她的三个孙子：我、弟弟、堂弟承担了她所有的治疗费和生活费，直至86岁离世。

东边的亲姥爷、姥娘，对我同样温情浓浓。东边亲姥爷一生老实巴交、寡言少语，见到我没几句话，就坐在那里不眨眼地盯着我看，目光暖融融的。东边姥娘则快人快语，围着我转来转去，摸摸我的头、扯扯我的胳膊，喜笑颜开、叽叽喳喳地夸我，夸我哪哪都好，像她的大儿子、我大舅舅。现在姥娘年事已高，姥爷去世后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跟着已退休的大舅舅住。

每年正月初三，按照老家的规矩，夫妻要去岳父母家。我和弟弟小的时候，到了这一天，父母就会领着我俩去东边亲姥家。进家后，东边姥爷会郑重其事地请他女婿——我父亲脱鞋上炕，摆上小桌子，上面有茶水、烟、糖、瓜子。姥爷陪着父亲说话，姥娘做饭，母亲帮忙打下手，我和弟弟随便玩。临近中午，再让我去把西边姥爷邀过来一起吃晚饭……

这，就是我姥爷、我全家的往事。悠长的岁月，缓缓流淌的日子，平淡的家庭、平淡的过往。